

詳鄭板橋家書

大錯署端

家書十六通序

板橋詩文。最不喜求人作敘。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爲可恥。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譏帶訕。遭其荼毒而無可如何。總不如不敘爲得也。幾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有些好處。大家看看。如無好處。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何以敘爲。

鄭燮自題

乾隆己巳

家
書
序



詳註 斷句 板橋全集 (家書)

興化鄭 燮克柔氏著

吳門王 維大鍾氏注

雍正十年杭州韜光庵中寄舍弟墨

誰非黃帝堯舜之子孫。而至于今日。其不幸而為臧獲。臧獲、奴婢也。方言海岱之

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墮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為婢妾。為輿臺皂隸。皆賤役之稱、左傳

隸臣僕、僕臣臺、皂隸、衙門之差役也、窘窮迫逼。無可奈何。非其數十代以前。即自臧獲

婢妾輿臺皂隸來也。一旦奮發有為。精勤不倦。有及身而富貴者

矣。有及其子孫而富貴者矣。王侯將相。豈有種乎。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為史記成語、言貧賤

者亦可立致發達也、而一二失路名家。落魄貴胄。貴胄、貴族之裔也、借祖宗以欺人。述

先代而自大。輒曰彼何人也。反在霄漢。霄漢、猶言雲霄、即在高處之意、我何人也。

反在泥塗。

貧賤曰在泥塗。

天道不可憑。人事不可問。嗟乎。不知此正所謂

天道人事也。天道福善禍淫。彼善而富貴。爾淫而貧賤。理也。庸何

傷。天道循環倚伏。

謂互相與敗也。

彼祖宗貧賤。今當富貴。爾祖宗富貴。今

當貧賤。理也。又何傷。天道如此。人事卽在其中矣。愚兄爲秀才時。

檢家中舊書篋。

篋、竹箱也。

得前代家奴契券。

舊時奴僕、多署券買得者、故曰家奴。

卽於燈下

焚去。并不返諸其人。恐明與之。反多一番形迹。增一番愧惡。自我

用人。從不書券。合則留。不合則去。何苦存此一紙。使吾後世子孫。

借爲口實。

口實、話柄也。

以便苛求抑勒乎。如此存心。是爲人處。卽是爲

已處。若事事預留把柄。

把柄、卽上文所謂口實、謂留下後人借口詭詐人之憑據也。

使其網羅無能

逃脫。其窮愈速。其禍卽來。其子孫卽有不可問之事。不可測之憂。

試看世間會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別人一點。直是算盡自家耳。可哀可歎。吾弟識之。

翻仁人之言。其利甚溥。當是有所聞而故向乃弟點化也。

焦山讀書寄四弟墨

僧人徧滿天下。不是西域送來的。卽吾中國之父兄子弟。窮而無歸。入而難返者也。削去頭髮便是他。留起頭髮還是我。怒眉瞋目。叱爲異端。韓愈朱熹等、皆斥佛教爲異端、而深惡痛絕之。亦覺太過。佛自周昭王時下生。迄於滅度。佛家語謂死曰滅度、西陽雜俎一行和尚滅度矣、足跡未嘗履中國土。後八百年而有漢明帝。佛教自漢明帝時、始入中國、見漢書、說謊說夢。惹出這場事來。佛實不聞不曉。今不責明帝。而齊聲罵佛。佛何辜乎。況自昌黎闢佛以來。

孔道大明。佛焰漸息。帝王卿相。一遵六經四子之書。以爲齊家治

焰、勢焰也、佛教於六朝最盛、唐尙有其餘焰、故韓昌黎極力闢之、讀韓所上諫迎

佛骨表可見、

亦如同嚼蠟而已。

言闢之亦無味之至、

和尙是佛之罪人。殺盜淫妄。貪

婪勢利。無復明心見性之規。秀才亦是孔子罪人。不仁不智。無禮

無義。無復守先待後之意。秀才罵和尙。和尙亦罵秀才。

言非但不必闢、篤和尙是闢

非所闢、并且今之秀才、與和尙一樣不守規矩、秀才尤無闢和尙之信用與權能、

語云各人自掃階前雪。莫管他家

屋瓦霜。老弟以爲然否。偶有所觸。書以寄汝。并示無方師一笑也。

儀真縣江村茶社寄舍弟

江雨初晴。宿烟收盡。

宿烟、久雨後之霧靄也、

林花碧柳。皆洗沐以待朝曦。而又

嬌鳥喚人。微風疊浪。吳楚諸山。青葱明秀。幾欲渡江而來。

青葱、鬱然濃綠也

、幾欲渡江、狀其活潑也、描寫雨後之山態、語語入神、

此時坐水閣上。烹龍鳳茶。燒夾剪香。令友

人吹笛作落梅花一弄。真是人間仙境也。

江城五月落梅花、唐人詩句也、後爲詞牌名、一弄、全調中

之一疊也、亦即一曲之謂、

嗟乎爲文者不當如是乎。一種新鮮秀活之氣。宜場屋

利科名。卽其人富貴福澤。享用自從容無棘刺。王逸少虞世南書

逸少、卽王羲之、

字字馨逸。二公皆高年厚福。詩人李白仙品也。王維貴品

也。杜牧雋品也。

言三品詩格中以李品爲最上、

維牧皆得大名。歸老輞川樊川。

輞川、王維別

墅所在地、又名輞谷、風景絕佳、蓋在山谷中之一塊二十里廣平陽地也、在陝西藍田縣南、樊川在長安城南、卽秦嶺之水、亦名秦川、爲杜牧隱居之處、維有輞川圖山水、牧

有樊川詩文集、

車馬之客。日造門下。維之弟有緡。牧之子有荀鶴。又復表

表後人。惟太白長流夜郎。

夜郎、在貴州、本西南夷國名、在今石阡縣西南、李白供奉翰林、後坐事流夜郎、遇救得還、流、充軍也

、此言李白詩雖最好、然處境不及王杜、以筆氣中無福澤也、

然其走馬上金鑾。御手調羹。貴妃侍硯。

與崔宗之著宮錦袍游遨江上。

崔宗之、崔顥字也、崔賦黃鶴樓詩、白見而大賞之、遂與同遨游、宮錦袍、御賜青蓮學

士之袍也、惟崔有文無行、終于司勛員外之官、

望之如神仙。過揚州未匝月。用朝廷金錢三

十六萬。凡失路名流。落魄公子。皆厚贈之。此其際遇何如哉。正不

得以夜郎爲太白病。先朝董思白。我

朝韓慕廬。董其昌號思白、清初韓葵長洲縣人、字元

少、號慕廬、官至禮部尙書、

皆以鮮秀之筆。作爲制藝。

唐朝之律詩、宋之經義帖括、明清之八股文、皆稱制藝、以有官定之

程式、又專爲應制博功名出路而作故也、此處專指八股言、

取重當時。思翁猶是慶歷規模。

慶歷、降慶萬曆間之文

體也

慕廬則一掃從前。

句、此句似語意未完、恐有脫字、然才子行文、不拘繩尺、或原句本如是也、惟其意、大抵謂一掃從前拘謹之習也

若、聯橫斜疎放爲一句、則與下二句不通矣、

橫斜疎放。愈不整齊。愈覺研妙。二公並以大宗

伯歸老於家。

大宗伯、禮部尙書也、

享江山兒女之樂。方百川靈臯兩先生出

慕廬門下。學其文而精思刻酷過之。然一片怨詞。滿紙悽調。百川

早世。靈皐晚達。其崎嶇屯難亦至矣。

方百川名舟、以文名天下、歿祇三十餘歲、靈皐名苞、卽世所稱方望溪先

生、爲百川之弟、世號桐城派古文、卽自靈皐始也、靈皐嘗官侍郎、旋落職、後得賞侍講銜歸里、卽此所謂崎嶇屯難也、

皆其文之所必致

也。吾弟爲文。須想春江之妙境。

春江妙景、卽上所述狀者、

挹先輩之美詞。令人悅

心娛目。

此議論不可爲訓、蓋專爲博取舉人進士者言也、

自爾利科名。厚福澤。或曰吾子論文。

常曰生辣。曰古奧。曰離奇。曰澹遠。何忽作此秀媚語。余曰論文。公

道也。訓子弟私情也。豈有子弟而不願其富貴壽考者乎。

大錯僭答曰、然此

亦關乎各人出筆、其筆性不近秀媚一路者、雖複楚之、衆咻之、無益也、終不能爲悅心娛目之文也、胡論富貴壽考、

故韓非商鞅晁錯之

文。非不刻削。吾不願子弟學之也。楮河南歐陽率更之書。

率更令、唐之東宮

官屬名、蓋主時晷刻漏者之官、歐陽率更、卽寫九成宮帖歐陽詢也、

非不孤峭。吾不願子孫學之也。郊寒島

瘦。長吉鬼語。

鬼語、窮愁騷怨、及如楚辭中招魂山鬼、等一類之詞、非以其見召作白玉樓記文、而稱爲鬼語也、

詩非不妙。吾

不願子孫學之也。私也非公也。是日許生既白買舟繫閣下。邀看江景。并遊一餞港。一餞港、在龍潭對岸、儀徵縣沿江、或謂卽儀徵口、以江流湍抵水流者曰餞、餞、設如槍去聲、書罷登舟而去。

圖以先生之風流落拓。豪放不羈。而尙作此等語。可見其時科名之重。及先生愛弟之切。

焦山別峯庵雨中無事書寄舍弟墨

秦始皇燒書。孔子亦燒書。刪書斷自唐虞。則唐虞以前。孔子得而燒之矣。詩三千篇存三百十一篇。則二千六百八十九篇。孔子亦得而燒之矣。孔子燒其可燒。故灰滅無所復存。而存者爲經。身尊道隆。爲天下後世法。始皇虎狼其心。蜂蠆其性。蠆蜂尾之毒刺也、燒經滅聖。欲剋天眼而濁人心。卽欲愚民之謂、故身死宗亡國滅。而遺經復出。始皇

之燒。正不如孔子之燒也。自漢以來。求書著書。汲汲每若不可及。

魏晉而下。迄於唐宋。著書者數千百家。其間風雲月露之辭。風雲月露。凡

無當大雅。徒取體艷一類之詞章也。昔沈約譏六朝艷賦。爲風雲月露之辭云云。悖理傷道之作。不可勝數。常恨不

得始皇而燒之。而抑又不然。此等書不必始皇燒。彼將自燒也。昔

歐陽永叔。歐陽修也。讀書祕閣中。見數千萬卷。皆黴爛不可收拾。又有

書目數十卷。亦爛去。但存數卷而已。視其人名。皆不識。視其書名

皆未見。夫歐公不爲不博。而書之能藏祕閣者。亦必非無名之子。

錄目數卷中。竟無一人一書識者。此其自焚自滅爲何如。尙待他

人舉火乎。近世所存漢魏晉叢書。唐宋叢書。津逮祕書。唐類函。說

郢。文獻通考。杜佑通典。鄭樵通志之類。皆卷冊浩繁。不能翻刻。數

百年兵火之後。十亡七八矣。劉向說苑新序。韓詩外傳。陸賈新語。揚雄太玄。法言。王充論衡。蔡邕獨斷。皆漢儒之矯矯者也。雖有些零碎道理。譬之六經。猶蒼蠅聲耳。豈得爲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哉。吾弟讀書。四書之上有六經。六經之下有左史。莊騷。賈董策略。賈指誼治安策、董仲舒賢良策專文也、諸葛表章。韓文。杜詩而已。只此數書。終身讀不盡。

終身受用不盡。至如二十一史。書一代之事。必不可廢。然魏收穢

書。宋子京新唐書。簡而枯。脫脫宋書。冗而雜。後魏書爲北齊魏收撰、收字伯起、素輕薄、所撰述列傳、以意爲好惡、故世有穢書之目、宋子京、宋庠之弟郊也、嘗修唐書、脫

傳、元丞相康里脫脫也、脫脫二字、讀作（托克托）三音、宋遼史皆所撰、欲如韓

文。杜詩。膾炙人口。豈可得哉。此所謂不燒之燒。未怕秦灰。終歸孔

炬耳。六經之文。至矣盡矣。而又有至之至者。渾淪磅礴。闊大精微。

却是家常日用。禹貢、洪範、月令、七月流火，是也。

禹貢、洪範、尚書篇名、月令、禮記中篇名、七

月流火、詩經篇什名、數種之文法、最爲渾雄高古、

當刻刻尋討貫串。一刻離不得張橫渠西銘

一篇。

張橫渠、名載、山西人、人呼橫渠先生、西銘其字也、西銘篇、即古文觀止中所輯者、

巍然接六經而作。巍然、識其誇妄也、

嗚呼休哉。雍正十三年五月廿四日哥哥字

焦山雙峯閣寄舍弟墨

郝家莊有墓田一塊。價十二兩。先君曾欲買置。因有無主孤墳一

座。必須刨去。

掘墳曰刨、

先君曰嗟乎。豈有掘人之塚。以自立其塚者乎。

遂去之。但吾家不買。必有他人買者。此塚仍然不保。吾意欲致書

郝表弟。問此地下落。若未售。則封去十二金。買以葬吾夫婦。即留

此孤墳。以爲牛眠一件。

牛眠、吉兆之墳地也、言作爲墳伴、較俗語墳鄉鄰更近、

刻石示子孫永永

不廢。豈非先君忠厚之義而又深之乎。夫堪輿家言。地理風水家曰堪輿、亦

何足信。吾輩存心。須刻刻去澆存厚。澆澆薄也、雖有惡風水。必變爲善

地。宋、范文正公仲淹、蘇州人、爲父母擇墳地于天平山、表面甚好、而形家謂爲絕地、以其爲五虎攢羊之形局故也、范謂我不葬、必有他家葬之者、終歸要絕一家、便

絕我可也、祇以此一點仁心、封葬之夕、天大雷雨、將山下山旁之數千臥石、悉拔升主峯巔、且皆變爲植立者、他日、形家再過天平山、驚曰、畢竟福地全在心地、蓋已易爲

萬笏朝天之局矣、于是范氏子孫、至今千餘年、未嘗斷三四品以上官、即板橋此語之真詮也、此理斷可信也。後世子孫清

明上塚。亦祭此墓。卮酒。隻雞。孟飯。紙錢百陌。百陌者、各今吳越風俗之用錠箔十刀也、著爲

例。雍正十三年六月十日哥哥寄

淮安舟中寄舍弟墨

以人爲可愛。而我亦可愛矣。以人爲可惡。而我亦可惡矣。東坡一生。覺得世上沒有不好的人。最是他好處。愚兄平生。漫罵無禮。然

人有一才一技之長。一行一言之美。未嘗不嘖嘖稱道。

即逢人稱贊不去口也。

橐中數千金。隨手散盡。愛人故也。至于缺阨欹危之處。

危險困難之時也。

亦

往往得人之方。好罵人。尤好罵秀才。細細想來。秀才受病。只是推

廓不開。

即自以爲是、牢不可破之酸習氣也。

他若推廓得開。又不是秀才了。且專罵秀

才。亦是冤屈。而今世上。那箇是推廓得開的。年老身孤。當愼口過。

愛人是好處。罵人是不好處。東坡以此受病。況板橋乎。老弟亦當

時時勸我。

范縣署中寄舍弟墨

刹院寺祖墳。

刹院寺、鄉村地名也。

是東門一枝。

一枝、即一支也。

大家公共的。我因葬父

母無地。遂葬其傍。得風水力。成進士。作宦數年無恙。是衆人之富

貴福澤。我一人奪之也。於心安乎不安乎。可憐我東門人取魚撈蝦。撐船結網。破屋中喫糝糠。啜麥粥。擧取荇葉蘊頭蔣角煮之。攀折也。蘊頭、雞頭、即芡實也、蔣角、蕪蔬類、醃之即醬什錦中之瓜蒲等物也、旁貼蕎麥鍋餅。蕎麥、野麥也、以此蕎麥粉所烘之餅也、便是美食。幼兒女爭吵。言此等食物、小兒已欲爭奪之也、每一念及。真含淚欲落也。汝持俸錢南歸。可挨家比戶。逐一散給。南門六家。竹橫港十八家。下佃一家。派離遠亦是一脈。皆當有所分惠。騏驎小叔祖亦安在。無父無母孤兒。邨中人最能欺負。宜訪求而慰問之。以上爲賙族、皆支配一姓之人也、自曾祖父至我兄弟。四代親戚。有久而不相識面者。各贈二金。以相連續。連續、即聯絡也、此後便好來往。以上爲陸姻、支配于異姓親戚也、徐宗于陸白義輩。是舊時同學。日夕相徵逐者也。猶憶談文古廟中。破廊敗葉颼颼。至

二三鼓不去。或又騎石獅子脊背上。論兵起舞。縱言天下事。今皆落落未遇。亦當分俸以敦夙好。以上爲賄贈朋友、則擇其至交者賄之、可見先生處事待人、頗有分別也、凡人于文章學問。輒自謂已長。科名唾手而得。不知俱是徹倖。唾手、極易之謂、猶言祇須一舉手耳、今人欲舉一物、擅袖之餘、往往先唾其手、然後下舉、卽此謂也、後漢書、瓊曰天下兵初起、我以爲唾手可決、微倖、倖而成功也、設我至今不第。又何處叫屈來。豈得以此驕倨朋友。敦宗族。睦親姻。念故交。大數既得。其餘隣里鄉黨。相調相恤。周禮五黨爲州、使之相調、調者、瞻給也、恤則對于病老孤寡等之贈給也、汝自爲之。務在金盡而止。愚兄更不必瑣瑣矣。

圖今之做官者及窮兒暴富者讀此不知有動于中否

范縣署中寄舍弟墨弟二書

吾弟所買宅嚴緊密栗。密栗、聚集而不散漫也、處家最宜。只是天井太小。見天

步、步
弓也、

鸚鵡橋至杏花樓。不過三十步。其左

右頗多隙地。幼時飲酒其傍。見一片荒城。半隄衰柳。斷橋流水。破

屋叢花。心竊樂之。若得制錢五十千。便可買地一大段。他日結茅。

屋房少而隙地多之
宅所、謂之院子、門。

內多栽竹樹草花。用碎磚鋪曲逕一條。以達二門。其內茅屋二間。

酒壺、
杯、碟

爲良朋好友後生小子論文賦詩之所。其後佳家、女住家

奴子屋、即俗所謂下房也、

共八間。俱

以草覆屋面曰苦、
爾雅白蓋謂之苦、

如此足矣。清晨日尚未出。望東海一片紅。

霞薄暮斜陽滿樹。立院中高處便見烟水平橋。家中宴客。牆外人亦望見燈火。南至汝家百三十步。東至小園僅一水。實爲恆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適。只是怕盜賊。不知盜賊亦窮民耳。開門延入。商量分惠。有甚麼便拏甚麼去。若一無所有。便王獻之青氈。青氈、士人所鋪之氈也、世說新語、王子敬夜餐中臥、有羣偷入其室、盜物都盡、王徐曰、偷兒、青氈吾家舊物、可特置之、子敬、獻之字、亦可攜取質百錢救急也。吾弟當留心此地。坊本、青氈句、於攜取字下斷句、此句於留心字下斷句、似皆誤點、爲狂兄娛老之資。不知可能遂願否。

園讀制錢五十千。便可買地一大段等語。想見古時風俗醇樸。令人羨之如仙。

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二書

禹會諸侯于塗山。

此句爲左傳成語、塗山、古國名、有山曰塗山、在今安徽懷遠縣東南、今當塗縣東北、攷舊說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潁州、

三濠州、四當塗、三四當卽是一處、左傳
杜注及東坡、均謂在壽春、卽濠州也、執玉帛者萬國。諸侯來朝會、必有所貢、故曰執玉帛、至

夏殷之際。僅有三千。彼七千者。竟何往矣。周武王大封同異姓。合

前代諸侯。得千八百國。彼一千餘國。又何往矣。其時強侵弱。衆暴

寡。此讀書得間、望古推想之詞、謂夏殷兩代之季、刀痕箭瘡。薰眼破脅。薰眼、灼傷其眼也、

破脇、敲斷脇骨也、皆上古不人道之暴行也、唐武則天時、奔竄死亡。無地者何

可勝道。特無孔子作春秋。左邱明爲傳記。故不傳于世耳。世儒不

知。謂春秋爲極亂之世。復何道而春秋已前。皆若渾渾噩噩。蕩蕩

平平。何道、猶言從何道而知也、下『而』字、卽訓在此義內、渾噩、渾厚、殊甚可

笑也。以太王之賢聖。爲狄所侵。狄、獯育、西戎之國也、必至棄國與之。而後已。

天子不能征。方伯不能討。方伯、諸侯之長、如文王稱西伯、卽西方諸侯之伯長也、則夏殷之季世。

其搶攘淆亂爲何如。搶攘、彼此侵略、爭奪之狀也、尙得謂之蕩平安輯哉。至于春

秋一書。不過因赴告之文。書之以定褒貶。獎許曰褒、誅責曰貶、卽予奪也、左氏乃

得依經作傳。其時不赴告而背理壞道亂亡破滅者。十倍于左傳

而無所考。卽如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漢陽二句、爲左傳中晉使使楚國之語、盡之、盡滅之也、諸姬

是若干國。楚是何年月日。如何殄滅。他亦尋不出證據來。他字指左邱明、謂

他只能混言漢陽許多同姓國、都被楚滅盡、若要查問這筆細賬、他左邱明亦交代不出來、蓋此等事、卽在不赴告而亂亡破滅之中者也、學者讀春秋

經傳。以爲極亂而不知其所書尙是十之一千之百也。嗟乎。吾輩

既不得志于時。困守于山椒海麓之間。山椒、山頂也、謝莊賦、菊散芳于山椒、是也、麓、坡脚也、海麓、卽

海灘邊也、以海灘斜下與山坡同、故亦稱麓、繙閱遺編。發爲長吟浩歎。或喜而歌。或悲而泣。

誠知書中有書。書外有書。卽如楚滅諸姬一筆賬、便是從書中去尋尋不着、知在書外也、則心空明而

理圓湛。豈復爲古人所束縛。而略無張主乎。張主、主張也、卽別有自己作主之見地也、豈

復爲後世小儒所顛倒迷惑。反失古人真意乎。雖無帝王師相之

權。而進退百王。屏當千古。屏當、卽摒擋、謂安排處理之也、是亦足以豪而樂矣。又

如春秋魯國之史也。使豎儒爲之。豎、小也、必自伯禽起首。伯禽、周公之子、封魯之始

之主也、乃爲全書。如何沒頭沒腦。半路上從隱公說起。春秋記列國二百四十二年間之事、從

魯隱公元年記起、殊不知聖人只要明理範世。不必拘牽。其簡冊可考者考

之。不可考者置之。如隱公并不可考。便從桓莊起亦得。隱公之後桓公、桓公之後爲

莊公、故云桓莊、或曰春秋起自隱公。重讓也。刪書斷自唐虞。亦重讓也。此

與兒童之見無異。試問唐虞以前天子。那箇是爭來的大率刪書

斷自唐虞。唐虞以前荒遠不可信也。春秋起自隱公。隱公以前殘

缺不可考也。

殘缺、謂魯史殘缺也。

所謂史闕文耳。

論語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孔子嘆晚近連闕文之殘史都亡佚了。

總是讀書要有特識。依樣葫蘆。

謂模效前式也、續湘山野錄陶穀請罷禁林、太祖曰、依樣葫蘆、且作且作、不許罷。

無有是處。而特識又不外乎至情至理。歪扭亂竄。無有是處。

歪扭

強傳會之謂、亂竄、妄自改易也、言不要自作聰明、以爲是特識、

人謂史記以吳太伯爲世家第一。伯夷爲列傳第一。俱重讓國。

但五帝本紀以黃帝爲第一。是戮蚩尤用兵之始。

蚩尤、黃帝時之諸侯也、好亂喜

兵、帝征之、戰于涿鹿、尤蚩作大霧、帝作指南車破之、遂戮蚩尤、

然則又重爭乎。後先矛盾。不應至是。

總之豎儒之言。必不可聽。學者自出眼光。

自放眼光出來也、

自豎脊骨讀

書可爾。

豎脊骨、即俗所謂撐起脊梁筋、堅脊骨之意、即用全副精神出來也、

乾隆九年六月十五日哥哥字。

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四書

十月二十六日得家書。知新置田穫秋稼五百斛。新置、新買也、秋稼、稻也、甚

喜。而今而後。堪爲農夫以沒世矣。要須製碓。製磨。碓、同臼、耨米之器、磨、磨穀不舂也、

製篩羅簍箕。製大小掃帚。製升斗斛。家中婦女。率諸婢妾。皆令習

舂揄蹂簸之事。揄、抒曰也、蹂、蹂禾取穀也、簸、揚去塵灰及糠也、詩經或舂或揄、或簸或蹂、便是一種靠田園

長子孫氣象。天寒冰凍時。窮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大碗炒米。送

手中。佐以醬薑一小碟。最是煖老溫貧之具。暇日咽碎米餅。碎米餅、糯餅

也、烹糊塗粥。糊塗粥、以糯粉攪入泡飯粥中、使如羹膩稀飯一般者、雙手捧碗縮頸而啜之。霜晨雪

早。得此週身俱暖。嗟乎嗟乎。吾其長爲農夫以沒世乎。我想天地

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而士爲四民之末。農夫上者種地百畝。其

次七八十畝。其次五六十畝。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種收穫。獲、刈、割也、以

養天下之人。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矣。吾輩讀書人。入則孝。

出則弟。守先待後。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脩身見于世。入則孝以下至是。爲孟子中

成語

所以又高于農夫一等。今則不然。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

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攫也。攘造大房屋。置多田產。起手便鐫走了。

路頭。

言存了這種思想。便是走錯了路了。

後來越做越壞。總沒有箇好結果。其不能發。

達者。鄉里作惡。小頭銳面。

小頭銳面者。言其鬼鬼祟祟。尖刻陰險之

作惡行爲也。吳諺尖頭巴戲。亦卽此意。更不可。

當。夫束脩自好者。

自知愛重之人也。

豈無其人。經濟自期。抗懷千古者。

留心政治。

抱大志之人也。

亦所在多有。而好人爲壞人所累。遂令我輩開不得口。一。

開口人便笑曰。汝輩書生。總是會說。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說了。所。

以忍氣吞聲。只得捱人笑罵。工人制器利用。賈人搬有運無。賈。讀如沽。

即商也、行貨曰商、坐貨曰賈

皆有便民之處。而士獨于民大不便。無恠乎居四民

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愚兄平生最重農夫。新

招佃地人。

佃地人、種田之佃戶也。

必須待之以禮。彼稱我爲主人。我稱彼爲客

戶。主客原是對待之義。我何貴而彼何賤乎。要體貌他。

禮貌、即與以禮貌之謂。

要憐憫他。有所借貸。要周全他。不能償還。要寬讓他。嘗笑唐人七

夕詩。詠牛郎織女。皆作會別可憐之語。殊失命名本旨。織女衣之

源也。牽牛食之本也。在天星爲最貴。

織女、牽牛、天上二星名、牽牛亦名河鼓、見爾雅、織女、又名大孫、俗

以一年一度相會、爲七夕故事、實則取男耕女織之義也、故云最貴、

天顧重之。而人反不重乎。其務本勤民

呈象昭昭可鑑矣。吾邑婦人不能織紬織布。然而主中饋。習鍼綫

猶不失爲勤謹。近日頗有聽鼓兒詞。

鼓兒詞、警書也、即所謂官詞是、與今之京音大鼓等大同小異、

以

闢葉爲戲者。

葉子戲、古之麻刁雙陸、今之紙牌諸戲是也。

風俗蕩軼。亟宜戒之。吾家業地雖

有三百畝。總是典產。不可久恃。將來須買田二百畝。予兄弟二人

各得百畝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之義也。

周禮遂人之制、一夫受田百畝。

若再

求多。便是占人產業。莫大罪過。天下無田無業者多矣。我獨何人

貪求無厭。窮民將何所措足乎。或曰世上連阡越陌。

阡陌、田隴岸也、連阡越陌、極

言畝田之多。

數百頃有餘者。子將奈何。應之曰。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

家事。世道盛則一德遵王。

一德遵王、言百姓齊心齊德、遵守王制、即每夫受田百畝之義無極貧極富之弊。

風俗偷

則不同爲惡。亦板橋之家法也。

家法、指不貪多、謂吾家立法、只消如此足矣。

哥哥字。

范縣暑中寄舍弟墨第五書

作詩非難。命題爲難。題高則詩高。題矮則詩矮。

矮、俗言低也。

不可不慎。

也。少陵詩高絕千古。

少陵、杜串字也。

自不必言。卽其命題已早據百尺樓

上矣。通體不能悉舉。且就一二言之。哀江頭。哀王孫。傷亡國也。

哀自

江頭哀王孫、以至北征洗兵馬、皆杜詩之題目也。

新昏別。無家別。垂老別。前後出塞諸篇。悲成

役也。兵車行。麗人行。亂之始也。達行在所三首。慶中興也。北征。洗

兵馬。喜復國望太平也。只一開卷。閱其題次。一種憂國憂民。忽悲

忽喜之情。以及宗廟邱墟。

邱墟、亡國之謂、少陵身經天寶末安史之亂、故有此感。

關山勞戍之苦。

勞戍、守邊戍卒之勞苦也。

宛然在目。其題如此。其詩有不痛心入骨者乎。至于往

來贈答。杯酒淋漓。皆一時豪傑。

卽指以下郭子儀等一班人。

有本有用之人。

本、大節也、用、

權變才幹也。

故其詩信當時傳後世。而必不可廢。放翁詩則又不然。

放翁、宋陸游

之別號。

詩最多。題最少。不過山居村居。春日。秋日。卽事遣興而已。豈

放翁爲詩。與少陵有二道哉。蓋安史之變。天下土崩。郭子義李光

弼陳元禮王思禮之流。精忠勇略。冠絕一時。卒復唐之社稷。在八

哀詩中。八哀詩。即哀江南等八篇。皆用哀字冠題者。既略敍其人。而洗兵馬一篇。又復總其

全數而贊歎之。少陵非苟作也。南宋時君父幽囚。棲身杭越。南宋。指陸放翁所處之時代也。幽囚。即二帝蒙塵也。杭越。謂朝廷偏安在杭州也。

其辱與危亦至矣。講理學者推極于

豪釐分寸。而卒無救時濟變之才。在朝諸大臣。皆流連詩酒。沉溺

湖山。沈溺湖山。專事游覽也。不顧國之大計。是尙得爲有人乎。是尙可辱吾詩

歌而勞吾贈答乎。直以山居村居夏日秋日。了却詩債而已。且國

將亡。必多忌。躬行桀紂。必曰駕堯舜而軼湯武。將亡二語。道盡千古叔季時代之病。宋

自紹興以來。紹興。高宗年號。即泥馬渡康王之康王也。主和議。增歲幣。送尊號。處卑朝。括

民膏戮大將。無惡不作。無陋不爲。百姓莫敢言喘。喘、透氣也。放翁惡

得形諸篇翰。以自取戾乎。戾、罪也。故杜詩之有人。誠有人也。陸詩之

無人。無人、無人可以往來贈答、作吾詩題目也。誠無人也。杜之歷陳時事。寓諫諍也。陸之

絕口不言。免羅織也。借端以陷人於罪、曰羅織。雖以放翁詩題與少陵並列。奚不

可也。近世詩家題目。非賞花卽讌集。非喜晤卽贈行。滿紙人名。某

軒某園某亭某齋某樓某岩某邨某墅。皆市井流俗不堪之子。謂

題亦用雅雋之字、而人則皆俗極者、今日纔立別號。明日便上詩箋。其題如此。其詩可

諸。其詩如此。其人品又可知。吾弟欲從事于此。可以終歲不作。不

可以一字苟吟。吟、卽吟字、慎題目。所以端人品。厲風教也。若一時無好

題目。則論往古告來今。樂府舊題。儘有做不盡處。言題甚多、詩人慣例、新樂府或隨時事造

題、古樂府往往用舊
題仿作之、故云、 盍爲之。 哥哥字

瀕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一書

讀書以過目成誦爲能。

成誦、背念得出也、言只消看過一二遍、便能背誦、稱誦書人中、眼力與記性俱強之謂也、

最是不

濟事。眼中了了。

了了、明白也、

心下匆匆。方寸無多。

方寸、心之靈府也、言心靈畢竟有限、

往來

應接不暇。如看場中美色。一眼卽過。與我何與也。千古過目成誦。

孰有如孔子者乎。讀易至韋編三絕。

韋、以皮革製成、有緞軟性之革類物也、古無紙、書皆用竹簡連系成之、

故用韋、曰韋編、史記孔子世家讀易韋編三絕、喻誦讀之屢也、

不知繙閱過幾千百徧來。微言精義。愈

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雖生知安行之聖。

孔子爲生而知之者

、生知安行、見四書、

不廢困勉下學之功也。

困勉、勤學也、

東坡讀書不用兩徧。然其

在翰林也。

翰林院

讀阿房宮賦至四鼓。老吏苦之。坡灑然不倦。豈以一

過卽記遂了其事乎。

言東坡雖有過目成誦之資、然遇好文字、也不以背得出卽算了事、而仍勤讀也、

惟虞世南張

睢陽張方平。

唐書虞世南爲弘文館學士、太宗嘗命書列女傳於屏風、無本、暗疏之、無一字謬、張巡、南陽人、安祿山反、巡入睢陽、與許遠同守城拒

賊、卒同殉難、後人廟祀之、稱張睢陽、巡未第時、嘗見於嵩讀漢書、久讀未熟、巡曰、我於書誦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漢書、至終卷、不錯一字、說載巡本傳

、宋史張方平、字安道、少穎悟絕倫、書過眼不再讀、官至參知政事、歷仁英神宗三朝、此三人者、古所稱過目成誦者也、平生書不再讀。迄

無佳文。且過輒成誦。又有無所不誦之陋。

此以下至終篇、論反有博而不精之病、

卽如史

記百三十篇中。以項羽本紀爲最。而項羽本記中。又以鉅鹿之戰

鴻門之宴垓下之會爲最。

入張斬宋義、會諸侯兵救趙、諸侯軍皆從壁上觀云云、鉅鹿戰也、項莊舞劍、漢王如廁之一段、鴻門

宴也、拔劍歌虞兮曲云、垓下會也、

反覆誦觀。可欣可泣。在此數段耳。若一部史記。篇

篇都讀。字字都記。豈非沒分曉的鈍漢。

沒分曉、凡事不懂輕重進出也、鈍漢、卽笨人也、

更有

小說家言。各種傳奇惡曲。及打油詩詞。

打油、猶打諢、滑稽之詩也、

亦復寓目不

忘。如破爛廚櫃。臭油壞醬。悉貯其中。其齷齪亦耐不得。

澠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二書

余五十二歲。始得一子。豈有不愛之理。然愛之必以其道。雖嬉戲頑耍。務令忠厚悱惻。毋爲刻急也。雖嬉頑小事、亦不可令有刻薄褊急之行爲也、平生最不喜籠中養鳥。我圖娛悅。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適吾性乎。至于髮繫蜻蜒。線縛螳螂。爲小兒頑具。不過一時片刻。便摺拉而死。夫天地生物。化育劬勞。一蟻一蟲。皆本陰陽五行之氣。絪縕而出。上帝亦心心愛念。而萬物之性人爲貴。吾輩竟不能體天之心。以爲心。萬物將何所託命乎。蛇虺蜈蚣。豺狼虎豹。蟲之最毒者也。然天既生之。我何得而殺之。若必欲盡殺。天地又何必生。亦

惟驅之使遠。避之使不相害而已。蜘蛛結網。于人何罪。或謂其夜間呪月。令人墻傾壁倒。遂擊殺無遺。此等說話。出于何經何典。月

一節、當是俗傳迷信之語、故云、

而遂以此殘物之命。可平哉。可乎哉。我不在家。兒

子便是你管束。要須長其忠厚之情。驅其殘忍之性。不得以爲猶

子而姑縱惜也。

猶子、姪也、縱惜、以縱任爲愛惜也、

家人兒女。

指僕婢之子女也、

總是天地間一

般人。當一般愛惜。不可使吾兒凌虐他。

凌虐、欺侮打罵也、

凡魚殮果餅。宜

均分散給。大家歡嬉跳躍。若吾兒坐食好物。令家人子遠立而望。

不得一露唇齒。

露即沾、猶蘸着少許之意、

其父母見而憐之。無可如何。呼之使去。

豈非割心剜肉乎。夫讀書中舉中進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

理。言士人讀書、求明白事理、非爲求做官也、

作个好人。可將此書讀與郭嫂饒嫂聽。使二

婦人知愛子之道。在此不在彼也。

書後又一紙

所云不得籠中養鳥。而予又未嘗不愛鳥。但養之有道耳。欲養

鳥莫如多種樹。使遶屋數百株。扶疎茂密。扶疏、多貌、猶俗語蓬蓬鬆鬆、爲鳥國

鳥家。將旦時。睡夢初醒。尙展轉在被。聽一片啁啾。如雲門咸池

之奏。雲門咸池、黃帝之樂名、及披衣而起。頰面嗽口。啜茗。頰、即盥字、洗也、見其揚

翬振彩。翬、鳥翮也、彩、指羽毛色、倏往倏來。目不暇給。固非一籠一羽之樂

而已。大率平生樂處。欲以天地爲囿。江漢爲池。各適其天。斯爲

大快。比之盆魚籠鳥。其鉅細仁忍何如也。

書後又一紙

嘗論堯舜不是一樣。堯爲最。舜次之。人咸驚訝。其實有至理焉。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孔子從未嘗以天許人。亦未嘗以大許人。惟稱堯不遺餘力。意中口中。却是有一無二之象。夫雨暢寒燠時若者。陽、晴也、燠、暖也、時若者、應時無不調也、天也。亦有時狂風淫雨。兼旬累月。傷禾敗稼。而不可救。或赤旱數千里。蝗蝻特肆生。蝻、蝗子之未生翅者、春秋冬蝻生、蝻特、書苗青蟲、有二化三化及大螟蟲三種、螟特、即大螟、特、即騰字、詩經去其螟騰、致草黃而木死。而亦不害其爲天之大。天既生有麒麟鳳皇。靈芝仙草。五穀花實矣。而蛇虎蜂蠆。蒺藜稊蕭艾之屬。蕭艾、如藎草也、藎草卽與之俱生而並茂。而亦不害其爲天之仁。堯爲天子。旣已欽明文思。光四表而格上下矣。而共工驩兜尙列于朝。又有

九載績用弗成之鯀。鯀、禹父也。而亦不害其爲堯之大渾渾乎一天

也。若舜則不然。流共工放驩兜殺三苗殛鯀。共工、官名、此係稱當時爲此官之人、驩兜人

名、皆堯舜時之臣也、三苗、本民族之一種、此亦代稱其當時之一人、殛、誅也。罪人斯當矣。命伯禹作司空契

爲司徒稷教稼。皋陶掌刑。伯益掌火。伯夷典禮。后夔典樂。倕工

鳩工。倕、即垂、人名、繼前共工之後、而爲其工官。能稱職者、鳩、糾集也、即百事俱舉之意。以及及戕朱虎熊羆

之屬。無不各得其職。用人又得矣。爲君之道。至豪髮無遺憾。故

曰君哉舜也。又曰舜其大知也。大知、即大智、謂極明敏能幹之人也、語見中庸。夫彰善癉

惡者。人道也。善惡無所不容納者。天道也。堯乎堯乎。此其所以

爲天也乎。厥後舜之子孫賓諸陳。前代帝王之後人曰賓、即虞賓之賓、所謂賓而不臣也。無一達

人後代有齊國。亦無一達人。惟田橫之卒五百人從之。斯不愧

祖宗風烈。非天之薄于大舜。而不予以後也。其道已盡。其數已窮。更無從蘊而再發耳。若堯之後。至迂且遠也。迂、曲也。豢龍御龍。

而有中山劉累。至漢高而光有天下。

豢龍、御龍、皆古官名。夏帝孔甲時、有劉累者、以能豢龍、賜氏御龍。

、乃堯之後也、見左傳漢高帝劉邦、即其後、

既二百年矣。而又光武中興。又二百年矣。而

又先帝入蜀。以諸葛爲之相。以關張爲之將。忠義滿千古。道德繼賢聖。豈非堯之留餘不盡。而後有此發洩也哉。夫舜與堯。同心同德同聖。而吾爲是言者。所爲作聖。且有太盡之累。則何事而可盡也。留得一分做不到處。便是一分蓄積。天道其信然矣。且天亦有過盡之弊。天生聖人亦屢矣。未嘗生孔子也。及生孔子。天地亦氣爲之竭。而力爲之衰。更不復能生聖人。天受其弊。

而況人乎。昨在范縣。與進士田種玉孝廉宋緯言之。及來濰縣。與諸生郭偉勸談論。與田宋、與郭、皆談此舜太咸鼓舞震動。以爲得未曾有。并書以寄老弟。且藏之匣中。待吾兒少長。然後講與他聽。與書中之意。互相發明也。

濰縣寄舍弟墨第三書

富貴人家。延師傅。教子弟。至勤至切。而立學有成者。多出於附從貧賤之家。附從、指附塾從師以讀書者、即力不能自己延師之人家也、而已之子弟不與焉。與、與預通、不預、即無份之謂不數年間。變富貴爲貧賤。有寄人門下者。有餓莩乞丐者。或僅守厥家。不失溫飽。而目不識丁。或百中之一。亦有發達者。其爲文章。必不能沉著痛快。刻骨鏤心。爲世所傳誦。豈非富貴足以愚

人而貧賤足以立志而濬慧乎。

濬慧、開發智慧也、

我雖微官吾兒便是富

貴子弟其成其敗吾已置之不論。但得附從佳子弟有成亦吾所

大願也。至于延師傅待同學。

同學、即指附從之學生、

不可不慎。吾兒六歲年最

小其同學長者當稱爲某先生。次亦稱爲某兄。不得直呼其名。紙

筆墨硯吾家所有。宜不時散給諸衆同學。每見貧家之子寡婦之

兒求十數錢買川連紙釘做字簿。

川連紙、四川所出竹連紙、做字、影寫也、

而十日不得

者當察其故而無意中與之。至陰雨不能卽歸輒留飯。

輒、每次如是也、

薄

暮以舊鞋與穿而去。彼父母之愛子雖無佳好衣服必製新鞵襪

來上學堂。一遭泥濘復製爲難矣。夫擇師爲難敬師爲要。擇師不

得不審。

審、仔細審辨在先也、

既擇定矣便當尊之敬之。何得復尋其短。吾人

一涉宦途。卽不能自課其子弟。其所延師。不過一方之秀。未必海內名流。或暗笑其非。或明指其誤。爲師者既不自安。而教法不能盡心。子弟復持藐忽心。藐忽、輕視也、言子弟一聞父兄尙在彼指摘師之誤處、則師之所教可不遵矣、而不力于學。此最是受病處。不如就師之所長。且訓吾子弟之不逮。如必不可從。少待來年。更請他師。而年內之禮節尊崇。必不可廢。

又有五言絕句四首。小兒順口好讀。令吾兒且讀且唱。月下坐門檻上。唱與二太太兩母親叔叔嬸娘聽。便好騙果子喫也。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剗却心頭

突。

出賣米曰糶、讀如跳、言務農桑之家、必貯新方賣陳、若於方出新時、卽欲賣去糶去、其家計必靠不住矣、因此種辦法、是

剗肉補瘡之舉也、突、古肉字、

耘苗日正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飧、飯也。粒、音參。粒

粒皆辛苦。

昨日入城市。歸來泪滿巾。泪、卽淚字。巾、衣袖也。今之手帕亦曰巾。徧身

羅綺者。羅綺、綢綾羅。綴之衣服也。不是養蠶人。

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九九八十一者、寒盡而和暖之時也。窮漢過冬最難、故曰受

罪纔得放脚眠。蚊蠱獶蚤出。獶蚤、蚤蚤也。或呼跳蚤、言方免寒凍、又苦咬嚙、

灘縣寄舍弟墨第四書

凡人讀書。原挈不定發達。然卽不發達。要不可以不讀書。主意便
拏定也。科名不來。學問在我。原不是折本的買賣。言卽不發達、亦不是一無所得、愚
兄而今已發達矣。人亦共稱愚兄爲善讀書矣。究竟自問胸中擔

得出幾卷書來。不過那移借貸。挪字、作改竄添補。便爾釣名欺世人。

有負于書耳。書亦何負于人哉。昔有人問沈近思侍郎。沈近思、字位

浙江仁和人、康熙三十九年進士、官至副都御史、爲清之理學家、著有夙興集、如何是救貧的良法。沈曰讀書。其

人以爲迂闊。迂闊、卽陳舊迂遠之謂、其實不迂闊也。東投西竄。費時失業。徒喪

其品。而卒歸于無濟。何如優游書史中。不求獲而得力在眉睫間。

乎。信此言則富貴。不信則貧賤。亦在人之有識與有決并有忍耳。

濰縣署中與舍弟第五書

無論時文古文。詩歌詞賦。皆謂之文章。今人鄙薄時文。時文、卽八股

功名之文字也、幾欲逆諸筆墨之外。逆、屏逐也、何太甚也。將毋醜其貌而不

鑑其深乎。貌謂八股板法之形式、愚謂本朝文章。當以方百川制藝爲第一。

方百川、侯朝宗古文次之。

侯朝宗名方域、爲明清間之古文大家、與如臯冒辟見前、

其

他歌詩辭賦。扯東補西。拖張拽李。皆拾古人之唾餘。不能貫串。以

無真氣故也。百川時文。精粹湛深。抽心苗。發奧旨。繪物態。狀人情。

千迴百折。而卒造乎淺近。

言用意極深曲、而言歸淺近也、

朝宗古文。標新領異。指畫

目前。絕不受古人羈綫。

綫、縛也、

然語不適。氣不深。終讓百川一席。憶

予幼時行匣中。惟徐天池四聲猿。

四聲猿、傳奇書名也、

方百川制藝二種。讀

之數十年。未能得力。亦不撒手。

撒手、放手也、

相與終焉而已。世人讀牡

丹亭而不讀四聲猿。何故。

文章以沈著痛快爲最。左史莊騷杜詩韓文是也。閒有一二不盡

之言。言外之意。以少少許勝多多許者。

言外意外及少許、即謂不沉著不痛快之作也、

是他一

枝一節好處。非六君子本色。而世間妮妮纖小之夫。

妮妮謹小之狀。史記爲丞相者。

皆妮妮廉謹、備員而已、此喻氣局小弱之士也、

專以此爲能。謂文章不可說破。不宜道盡。遂

訾人爲刺刺不休。

訾、背後批議也、多言可厭曰刺刺不休、言此輩反訾沈著痛快者爲多言可厭也、

夫所謂刺刺不

休者。無益之言。道三不着兩耳。至若敷陳帝王之事業。歌詠百姓

之勤苦。剖皙聖賢之精義。描摹英傑之風猷。豈一言兩語所能了

事。豈言外有言。味外取味者。所能秉筆而快書乎。吾知其必目昏

心亂。顛倒拖沓。無所措其手足也。王孟詩。

王維、孟浩然二人也、

原有實落不

可磨滅處。只因務爲修潔。到不得李杜沉雄。

一修潔則便落小派矣、故不如李杜、

司空

表聖。

司空圖、字表聖、亦唐之詩家、即作二十四詩品者、

自以爲得味外味。又下于王孟一二等。

至今之小夫。不及王孟司空萬萬。專以意外言外自文其陋。可笑

也。若絕句詩小令詞。則必以意外言外取勝矣。

因爲體格所限也。

宵寐匪禎。札闔洪麻。

宵寐二句、以隱語諷人也。歐陽修與宋祁同修唐書、因宋好爲艱深之詞、歐亦以隱語諷之、遂書其臥齋門曰、

『宵寐匪禎、札闔洪麻』次日、宋見之、曰非謂『夜夢不祥、書門大吉』耶、何必求異如此、說見藝文類聚、

以此警人。是歐公正

當處。然亦有淺易之病。

此句所謂淺易之病、指新唐書而言、言深之病則警之是、然亦有淺之病、何以不及、

逸馬

殺犬于道。是歐公簡鍊處。

逸馬句、是謂五代史詞語之簡鍊、五代史係歐作、

然五代史亦有

太簡之病。

(自注)高密單進士娘曰、不只好談古人、無非求其至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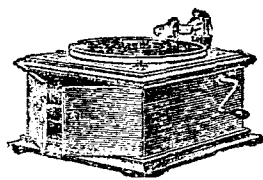
寫字作畫。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養生民。而以區區筆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東坡居士刻刻以天地萬物爲心。以其餘閒。作爲枯木竹石。不害也。若王摩詰趙子昂輩。不過唐宋閒兩畫師耳。

謂其專以畫得名、而反置國事民事不顧也、故卑之爲畫師、

試看其平生詩文。可曾

一句道着民間痛癢。設以房杜姚宋在前。韓范富歐陽在後。而以二子廁手其間。吾不知其居何等而立何地矣。門館才情。游客伎倆。只合剪樹枝。造亭榭。辨古玩。鬪茗茶。爲掃除小吏作頭目而已。言二公所務。乃門下士之務耳。故連稱之曰門館。曰游客。曰小吏頭目也。然亦未免太甚。何足數哉。何足數哉。愚兄少而無業。長而無成。老而窮窘不得已。亦借此筆墨爲餬口覓食之資。其實可羞可賤。願吾弟發憤自雄。勿蹈乃兄故轍也。古人云。諸葛君真名士。名士二字。是諸葛纔當受得起。近日寫字作畫。滿街都是名士。以上所以卑視王趙二公者。以欲表明已之賣字賣畫爲賤業也。所以賤視已之賣字畫者。以勿許其弟效之也。大抵當時其弟。亦有羨慕作名士之懷。而欲學阿兄板橋所爲故也。豈不令諸葛懷羞。高人齒冷。

板橋家書



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付印
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出版

評註鄭板橋家書
斷句
全一冊定價大洋一角

纂注者 吳門王大錯

校閱者 張一亭

發行者 建文書社

代印刷者 上海新大沽路六百七十一號
國光印書局

代售處 本外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圖書館

上海四馬路中
梁溪圖書館
海左書局

14-15